

仙人中群芳獨擅烟霞三月
下臨仙跡迤邐翠雲長
唯見長江天際流
辛巳初春敬宜書

[敬宜笔记集萃]

范敬宜◎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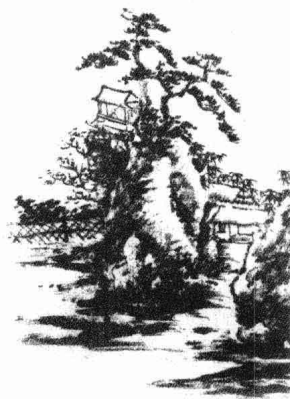
[敬宜笔记集萃]

范敬宜◎著

古人中静处者多矣
下笔如流水行云
唯是长江天堑
幸已初看与书
请永 敬宜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宜笔记集萃 / 范敬宜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15-0201-8

I. ①敬… II. ①范…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1676 号

书 名 : 敬宜笔记集萃

著 者 : 范敬宜

出 版 人 : 董 伟

责任编辑 : 田玉香 梁雪云

出版发行 :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733

发行热线 :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 (010) 65369524 65369514

网 址 :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2.5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5-0201-8

定 价 : 46.00 元

读《敬宜笔记》有感

季美林

近几年来，由于眼睛昏花，极少能读成本的书。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来舍下，送来他的《敬宜笔记》。我翻看了一篇，就被它吸引住，在诸事丛杂中，没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把全书读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我必须对范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同样的谢意和敬意也必须给予小钢。是她给敬宜在《夜光杯》上开辟了专栏。

书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内容则比较多样。有的讲世界大事，有的讲国家大事，更多的则是市井小事，个人感受。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风。每一篇都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读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也都为文章所吸引，或卷或舒，得大自由，得大自在。但是，这里却有了问题。我仿佛听到有人责问我：你不是主张写散文必须惨淡经营吗？你现是不是改变了主意？答曰：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主张惨淡经营。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几千年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惨淡经营是我从中归纳出来的，纳绎出来的一点经验，一条规律，并不是我的发明创作，我不敢居功自傲。

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全面。古代的散文大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写庄重典雅的大文章时一定是惨淡经营的，讲结构，讲节奏，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加心加意，一丝不苟。但是，如果即景生情，则也信笔挥洒，仿佛是信手拈来，自成妙文。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是有联系的。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淡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拿书法和绘画来打个比方。书法必须先写正楷，横平竖直，点画分明，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发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浮躁浅薄，急于求成，这样的书法只能成为鬼画符。绘画必须先写素描。没有下这一番苦功而乱涂乱抹，也只能成为鬼画符。

孔子晚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他毕生修养的结果。

范敬宜的“笔记”是他自己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几十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有丰富的惨淡经营的经验。现在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信手拈来的。敬宜不但在写作上有坚实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他还有胜于古代的“三绝”之处，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杜撰一个名词，称之为“四绝”。

我忽然浮想联翩，想到了范敬宜先生的祖先宋代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范仲淹。他的名著《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其中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今天许多先进人物的座右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在看来，范仲淹之泽，数十世而不斩。今天又出了像范敬宜这样的人物。我还想顺便提一句：今天范仲淹的后代还有一位范曾，也是一个“四绝”的人物。这个现象颇值得注意。

最后，我还想奉劝《夜光杯》的读者们：见了范敬宜的“笔记”，千万不要放过。

2002年4月6日

附 录：

敬宜兄：

手示奉悉，我以病住院已经超过一百天，身心两疲，看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很有限的。

你现在讲授《新闻评论与专栏写作课》，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你驾轻就熟，当无困难，不过你提到“范文”，认为很难找，你寄的那两篇“范文”，到了今天早已陈旧，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文章，而是能充分说理的、心平气和的（对待敌人和坏人当然不同），能够理解人的。至于文字，我认为，一要准确，不夸大，不缩小；二要生动，有灵气，如果你的学生中能有人写文章能稍稍接近你的文章的水平，那就再好不过了。你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流畅通达而灵气内溢。

我现在是出院尚无定期，季荷开放之日，当能回到北大，真诚欢迎你来一看季荷。

既寿且康

季美林 05. 6. 15

301 医院

自序 *preface*

收入这本小册子的，除了前面六篇外，都是我近年在《新民晚报》“敬宜笔记”专栏里发表过的拙作。

我从事新闻工作匆匆已50年，还从来没有出过个人作品专集。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出版社曾经为我出过一本《总编辑手记》，不过那完全是工作日记，算不得是作品。后来又有好几家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新闻、评论、散文集，我都婉谢了。这倒不是故作谦虚，而是觉得过去写过的多属“覆瓿”之作，有留存价值的东西太少，不如藏拙为好。

1998年春天，我从《人民日报》的岗位上退下，到了全国人大，工作压力相对减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责编贺小钢同志便来找我，提出希望为我开辟一个比较轻松的专栏，条件相当宽松：内容不限：可以记事，可以记人，可以谈古，可以说今；体裁不限：可以是随笔，可以是散文，可以是杂文，可以是书信；篇幅不限：可长可短，短者几百字，长者一千多字；时间不限：每月可以三、四篇，也可以一、两篇。盛情难却，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应承了下来。不知不觉一试就两年有余，居然已凑满五十多篇。如果不是《新民晚报》提供了这样一块园地，并且经常“催耕催种”，是不可能有此收获的。

虽说跟文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现在要写点“轻松”的文字却并不轻松。我理解，报社对这类专栏所要求的轻松是：既要有点可读性，又要有点思想性；既要有点人情味，又要有点文化味；既要有点情节，又要有点情趣；通而不俗，

雅而不酸。对我这个写惯报章文体的人来说，需要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好在为“夜光杯”写稿的作者有许多是我尊敬、仰慕的学者，如季羨林、王元化、冯亦代、黄苗子、黄宗江、虞丹等先生，我就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艺”。当然，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

有些同志常对我说：写这样的“豆腐干”“千字文”，对你来说岂不是轻而易举？只有我自己知道，写得很累，写得很慢。不能不承认，人到老年，思维迟钝了，笔尖也迟钝了，“一挥而就”的时代已经逝去。我能依靠的只有少睡觉，少休息。自从“敬宜笔记”开栏以后，我就自觉地把午休免了，因为午间是我一天中唯一基本上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有人建议我把这本书定名为《午间集》。（因怕招攀附宋代词人《花间集》之讥，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当然，也有朋友责我“何自苦如此”？我自嘲曰：“不过是为了预防僵化、老化，预防将来得老年痴呆症。”事实上，我并不以为苦，而是以此为乐。真的，写《笔记》是我晚年的一大乐，一种难以言传的赏心乐事。

2001年10月30日



目录 *contents*

- 1 “人走茶凉”属正常
- 4 日归日归未归
- 7 大师与小卒
- 9 漫步巴黎忆恩师
- 11 一张名片五十年
- 14 蓝色的火焰
- 16 从章太炎想起王佩诤
- 20 人到晚年学说话
- 23 叶圣陶的尊师情结
- 27 校长的人格魅力
- 30 变黄的作文卷子
- 34 北方工大有座艺术馆
- 36 惭 愧
- 39 垫过猪圈的名碑
- 41 访旧须趁人未老
- 44 可爱的“燕子”

- 46 课文应收《隆中对》
- 48 莫忘博物馆
- 50 离筵壮歌
- 53 人近七十学听话
- 56 两块和田玉
- 59 从“一位罪犯”说起
- 62 龙年春节忆“沙龙”
- 64 任仲夷的幽默
- 67 “鉴定家”的堕落
- 69 有这样一位县长
- 71 青年歌手，请你理解
- 74 古战场上电话多
- 77 如果周庄当年……
- 80 “余束发”是谁？
- 83 上海女画家忆旧
- 86 红楼忆吴梅
- 90 上海人的心气
- 93 话说“洋泾浜”
- 96 名医的医风
- 99 华尔道夫饭店感怀
- 102 为“五分钟发言”鼓掌
- 104 “世外桃源”爱鸟情
- 106 云南鲜花论斤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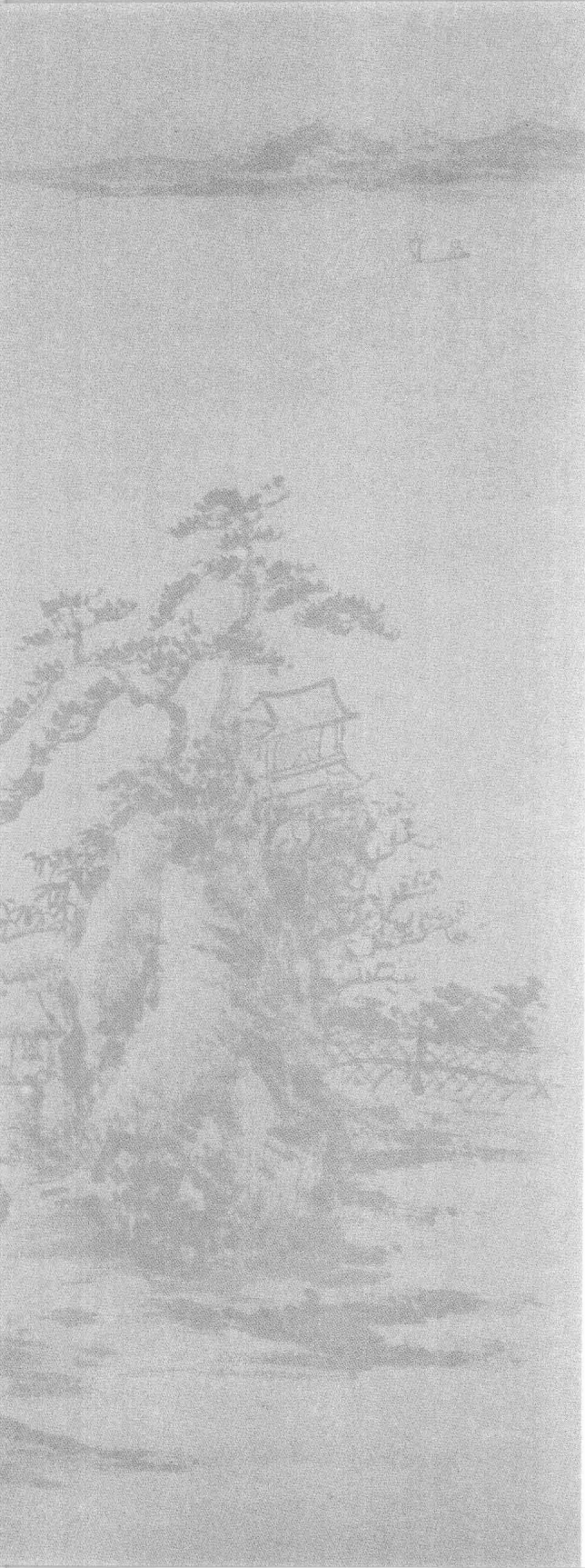




109	换个角度谈张謇
111	变在不知不觉中
114	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119	踏雪想“闲事”
121	春夜听琴
124	柯灵在我家疗伤
126	革命的“铜豌豆”
129	香雪海之恨
132	惜哉！樊伯炎先生
135	听中山先生当年的声音
138	“老泪”何以“浑浊”？
140	记者为何不“记”？
142	孟母碑前思“母教”
145	涸者如斯夫
147	昆曲欣逢又一春
150	难忘深深一鞠躬
152	漂亮的回答
155	有山无水又何妨
158	再谈母教
160	流风遗韵忆画坛
162	雨歇波平政亦闲
167	华年二十去如飞
169	黄浦源头说清浊

- 172 新《阅江楼记》
- 174 惊听洋人说评书
- 177 蚕豆滋味究若何
- 180 “一样话，千样说”
- 182 站在“旱桥”看上海
- 184 刮脸刀的联想
- 187 巧得丁总新“教程”
- 190 明天毕业唱什么？
- 193 “吃不了的统统给我！”
- 195 好山何以不“入岳”？
- 197 艺坛勿忘吴湖帆
- 199 修车摊上话“瘦身”
- 202 莫把“大资”当“小资”
- 205 《登楼赋》回归记
- 208 谒柳祠，念公仆
- 211 谁在坐这“冷板凳”？
- 215 重游卢浮感慨多
- 217 初闻“健康长寿”
- 220 我与“的哥”常交往
- 223 盼盼的“逆反诗”
- 226 垃圾桶上的文字游戏
- 228 不爱长城非好汉
- 230 诗家情怀史家笔





233	陪着孙辈一起长大
235	“岂能如尽人意”？
238	季老病中写新书
241	五十年后才相会
244	温馨的小黄花
247	雪窗静思
250	回应“许嘉璐的话”
255	流光何曾把人抛？
258	求 阙
261	李双江谈“拼文化”
263	邓颖超的“电话更正”
266	假的多了真变假
268	话说“认不得了”
271	请为爷爷奶奶写点书
273	猫的喜剧
275	安于当个“老头儿”
279	五年·百篇·四谢
282	京城餐韵
285	“艾培”还在期待……
287	清华园的“孩子们”
290	老上海的“市声”
293	季老的“书桌”
295	“敬宜愚兄，您好！”

- 300 飞车追薯
302 “千年文书好合药”
305 一缕幽香入梦来
307 听于丹，忆于廉
309 “幸福家庭寿星多”
312 寒鸦万点入城来
314 红绿灯前说“习惯”
316 一曲催眠忆儿时
319 他们为何想读《文心雕龙》？
322 “文”“白”之争情未了

附 录

- 326 爱琴海凭眺
328 “到海得清无？”
331 最易往往是最难
334 “小康生活要喝粥”断想
336 试着说点新鲜话
339 “小平同志，别来无恙”
341 再闻钱老讲“艺术”
343 “要听懂草木的叹息”



“人走茶凉”属正常

一直想就“人走茶凉”之说发点议论，但心存顾虑，因为那时还在“台上”，怕遭“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讥。现在角色转换，到了“台下”，似乎可以“叟言无忌”了。

“人走茶凉”，是对炎凉世态的一种艺术概括。特别是阿庆嫂的一句“人一走，茶就凉”唱开之后，经常被人用来慨叹有些领导干部离退之后处境的变化。常言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老同志们的感受当然是真实的。比如，过去家里门庭若市，现在车马稀少了；过去请示、汇报、问候的电话不绝于耳，现在可能几天听不到一次铃响了；过去邀请出席各种庆典、宴会、研讨会、论证会的应接不暇，现在难得收到一份请柬了；过去生病住院，花篮、水果、营养品随着探望者纷至沓来，现在病房里变得冷冷清清了……凡此种种，抚今思昔，焉能无“人走茶凉”之叹！

然而，我倒认为，对于“人走茶凉”也需作一点具体分析，未可一概而论。“势利眼”者固然大有人在，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些因素，如果不加区别，就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陷入无穷的烦恼之中。

依我看来，“人走茶凉”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何以见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有一个妙喻，原话记不准了，大意是说：友谊好比一壶开水，一旦离开炉子就逐渐凉下来了。朋友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工作关系？在位时朝夕相

处，自然交往频繁，离岗后相见日稀，没有那么多要事向你请示、商量，“茶”的降温便成为一种必然。如果哪位领导干部退下以后，依旧宾客盈门，酬酢不绝，倒有点反常了，对本人而言，也未必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再说，你退下之后，当然比较清闲，而在位者工作都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老是向你嘘寒问暖？如果还期望人家“早请示，晚汇报”，未免有点近乎苛求。记得前几年有篇小说叫《电话》，写的是一位老首长离休之后，因为每天再也接不到那么多电话而闷闷不乐，日见消瘦。了解他心境的老伴只好偷偷关照旧部每天打个电话“汇报工作”。这样做了果然灵验，老首长恢复了奕奕神采，家庭里也重现融融气氛。这样的人为“保温”，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领导干部离退休以后，某些待遇或礼遇确与在位时有某种反差。我觉得这也正常。“一视同仁”不等于不分轩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汉代大将军李广，在位时声名显赫，退休之后，有一天出城喝酒，回城时天色已晚，城门紧闭。扈从喊话要求打开城门，说是“故将军李广”回来了。不料城门官偏不买账，回话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况乃故也！”把李广气得够呛，后来李广被重新起用，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位势利的（也许是很坚持原则的）城门官宰了。我看这位大将军的器量未免太窄了些，“故将军”就是“故将军”，硬要和“今将军”攀比，岂非自寻烦恼！

我还有一个看法：“茶”的“保温”是个双向问题，要靠双方努力。俗话说得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见过一位老同志，退下以后，始终如一地热情支持、帮助在位者的工作，结果“茶”不但不凉，反而更热了。这虽属特例，也给人以启发。

有位年轻同志，在我“下岗”之前向我诚挚表示：请您放心，我决不会“人走茶凉”的。我当即口占一首打油诗相赠：

人走自然茶就凉，
不凉反而不正常，
只要留得真情在，
纵然成冰又何妨？

1998年9月4日